

凤翔回民起义原因辨析

刘永恩

一八六二年五月(同治元年四月),爆于陕西华县的回民反清斗争,如星星之火,不久即燃遍全省,波及西北大地,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“陕甘回民大起义”。陕西凤翔是这次回民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。但从新、旧史书上看,关于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、经过等问题的叙述不甚详细;更有不少诬陷攻击之词充斥于反动史书中,如《清朝全史》第六十六页上载:

“先是同治元年七月,凤翔之回民杀汉人,围郡城”;

《续修陕西省通志稿》卷一七三至卷一七八《纪事七》至《纪事十二》的编纂者吴廷锡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上,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反革命行动标之为:“平定回匪”!

当时的凤翔知府张兆栋在他上报的《稟回民叛乱请发兵剿办由》中更恶毒地辱骂回民是“……犬羊性成,反覆狙诈,竟于四月初四日黎明聚众多人,在马家巷口放火起事。逆意:欲乘我仓猝,夺东城门而进……”;

王定安在他写的《湘军记》第二六七页上说:“……是时,凤翔回民杀汉民,与西安、同州相应”。

.....

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真的是“回民杀汉民”吗?根据何在?鄙人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,以就教于大家。

一、起义前凤翔回民的处境

凤翔,在商代为“岐周”之地。因境内有岐山、周原,故名岐周。周代称岐州。到唐朝天宝年间,改称扶风。至德元年(公元756年)取“凤鸣岐山”之意,改称凤翔郡。次年二月,升凤翔郡为凤翔府、明清以来都称凤翔。

凤翔地处陕、甘要道,境内回民二十八坊,男女老少共六万三千多人。多散布于城内马家十字、宁家巷、南巷、北镇宫、麻家崖、南关及崔家凹等处。而以城内二坊最小,共四十八家,约三百人左右。平时,回汉人民尚能和睦相处,即便偶有争端,也能及时了结。但地方官吏往往欺压回民,“护汉抑回”之事时有发生。回汉矛盾由此而起,积怨渐深。林纾在《守岐纪事》序中说:“汉回杂处,宗教既异,回之防汉,恒虞待以异族;而汉之视回,尤轻蔑而兽畜之。以故日相冰炭,外回一动,即煽内回。回部人亦恒有入伍为军官者,一经啸引,则劫胁其部曲以从乱”。较真实地反映了起义前的回汉关

系。(引文见《回民起义资料》四,271页)

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(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)太平天国革命兴起,是日“金田起义”爆发。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(咸丰三年二月十日)太平天军攻占南京,定都“天京”。接着兵分两路:一路“北伐”,一支“西征”。旋即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,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。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,于一八五三年初,即命曾国藩在湖南举办“团练”以扩大反动武装力量;又采纳钱江建议,在扬州设“厘金所”,加紧刮取民脂民膏,以弥补其军费开支。“团练”与“厘金”制遂在全国推行。一八五八年(咸丰八年)正月,凤翔厘金局设立,不久团练亦纷纷组成。到了一八六二年(同治元年)春季,凤翔汉民村庄团练人数已达十多万人。

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(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),渭南回民被迫起义,清廷残酷镇压,回民村庄被烧毁、回民群众惨遭杀戮者不计其数。6月底,“秦不留回”,“天意灭回”、“见回不留”等反动传贴即传到凤翔。一些不识时务的地主豪绅,依仗人多势众,信口大言:“我数人敌回民一人,亦必立致齑粉”!并时时以“剿回”、“灭回”相威胁。忠厚、善良的回民群众,在清廷及地主团练的威逼下,人人自危,个个“惊慌”。(引文见《回民起义资料》四,221页)在此危急时刻,清政府派张兆栋前来接任凤翔知府。

二、张兆栋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与凤翔回民起义的爆发

张兆栋任凤翔知府后与原代行府事的唐霈霖密切配合,实行反革命两手政策。一方面“传集汉回衿耆,开诚布公,再三诰谕:‘彼此讲信修睦,换立誓约。遇有控案,随时持平讯结。并与德公择其当差勤奋者,稟请大府,赏给顶戴。阳为奖励,阴示羁縻’”另一方面则加强戒备:“余驻南城,德参府、唐令霈霖、侯补知县陶令森林,分驻东、西、北三城”。并约定:“小事,各城自主。大事,赴南城商办,拟定条规,分贴城楼,谕令军民人等一体遵照”。以伺机镇压。

关于当时凤翔的局势,“立身正直,接物和平,时望素著”的耆绅郑士范,在其《旧雨集》下卷《忠义篇》中有详细、可信的记述:

“先是汉回未尝交恶,或偶因羊豕启争,亦相怨一方而已。……自渭南回变,有练总冯元佐者,飞布:‘见回不留’之语,故渭南回子,贩土货者,道凤翔,留不敢归。贿结回方恶少年,倚伏往来,使巡役不能驱逐”。

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(同治元年八月初三),渭南回民郭克裕到凤翔城内探亲,经查城员弁谢丞纯卓盘获,以“入城不逊”为理由,“送局中”。(见《旧雨集》第四页)

“将下狱,回差铁兴力保之,得释”。(见《秦陇回务纪略》卷二第222页)这一夜的情况怎么样呢?郑士范说:“余归后,唐宰回衙,询郭逆而释之。而逆已先授意,其徒四出,呼其党至,则夜谋起事。良回跪满庭堂,哀鸣劝息。铁兴者,拳贼快手也。挺身弹压,逆不从。反胁兴为逆,兴亦不从,矢志以死,逆丛刀戕之,遂反”。“天明,闻警,望东关烟起,俄有七骑来叩堡门求见。余出问之,犹屈膝请安。言:‘唐太爷单给我人寻事,而今事起,铁兴宰了。此天意也。阿洪使来告知。德行人不相惊动。说毕,跨鞍而去。余告之曰:‘莫要杀人,皆应曰:‘诺’,‘不杀人,请看刀头无血’。此王

咸八月初四日也”、(即1862年8月28日,同治元年八月初四)(见《旧雨集》第四页)。

上述引文,是关于凤翔回民起义过程的最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从中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呢?

① 张兆栋“阳为奖励,阴示羁縻”的两手政策,是一种笼络怀柔政策,实质是要麻痹回民群众,伺机镇压,笼络是假,屠杀是真!郑士范洞察了张兆栋是清廷的“鹰犬”,故断定矛盾不能缓解,而“难将作矣”!

② 唐宰霖霖忠实地执行了张兆栋的反动计划,以“郭克裕入城不逊为理由,强行逮捕,还“单给我(回)人寻事”,逼得回民群众无路可走而起事;

③ 渭南练总冯元佐“见回不留”的飞帖不仅使渭南回民小商贩不敢归里,也使凤翔六万三千多回民惊慌不安,为了免遭杀戮,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起义自救的征途。郑士范说的好:“询事变之由,概自冯练之飞语,深入众回之耳。……是“见回不留”四字驱之变也。可为痛哭者矣。谁生历阶?至今为梗!以云天意,岂不谬哉?!”

且看事态的发展:

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(同治元年八月初五),乡团剿灭回村!(《旧雨集》卷下第五页)

次日,“四城民团同心齐起,将城内回众悉数歼灭!”(《秦见陇回务纪略》卷二223页)无辜回民惨遭杀害,知府张兆栋不但设法制止,反而把屠杀的目标转移到回军战士身上,这些回军战士当时负责城防治安,也负责保卫知府张兆栋的安全。张兆栋在《守岐记事》上写道:“初七日,余带勇二十余人巡至东城,与德参府(即参将德胜)在城楼坐论守御事。回兵数十人军装随侍,数至城台,向外探望,颇有皇遽之状。府役某密告曰:‘民团剿洗城内之回,有人缒城出,赴贼巢送信,促令攻城’。余闻之,心颇急,然未敢稍露声色。……移时,又密告曰:‘城内之回已洗尽矣’。余闻之心稍宽,仍未敢稍露声色”。

老奸巨滑的刽子手张兆栋为了达到他“全歼回众”的目的,伪装公正,麻痹回军,以待时机。不一会,“见民团由马道蜂拥而上,回兵曰:‘民团已来,势不两立矣’。这时张兆栋见时机成熟,又怕回军“挟官以抗众,必至倒戈相向”极力压制回军自卫,欺骗他们说“汝等皆良民,其毋恐,吾为汝止之”。一面起身向前,假装阻拦的架式,待民团涌了上来,而回军毫无戒备,“幸团勇戮力同心,迅将回兵诛杀净尽”!事后,城外起义回军整队而来,张兆栋在城上“示以回逆首级……遂退”。

“初九日(1862年9月2日),西南乡民团不期而会者二万七千余人,……邀集城内团勇,出城会剿……回民起义军乘势追杀”,“阵亡勇丁一百余人”,一场反屠杀求生存的自卫战争开始了!(以上引文见《回民起义资料》四274页)

从上述资料看,忠厚朴实的回民群众。绝非“犬羊性成,反覆狙诈”之徒,他们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,处于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的困境,遭受着“悉数歼灭”、“诛杀净尽”的厄运。明明是知府张兆栋操纵下的地主团练在屠杀回民,哪儿有回民杀汉民的踪影!

关于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,被回民誉为“德行人”的耆绅郑士范,深有感触地说:

“嗟乎!冤哉!假使事初,能破冯练之飞语,使不疑,回子亦多良,何至听从渭南而为乱!”

三、起义的发展与左宗棠的“剿抚兼施”策略

凤翔回民为了身家生命安全,不愿引颈就戮,被迫“揭竿而起”。一场气壮山河的激战遂起:

“前队练勇施放枪炮,回众冒死突阵,后队民团见之,惧而却走。前军亦乱,自相践踏。回众乘势追杀,直逼至西城壕,凤翔令几被获。城上燃大炮,击之,方退。”(《秦陇回务纪略》卷二第223页)

又,“十三日出队,及战,回众势甚锐,前队抵敌不住,阵遂乱。各军未及接应,回军大队压下,诸军悉溃。伏兵亦撤退,回军乘势追杀,贾上福力战阵亡。收军查点兵勇,死者九百三十多人”(《守岐纪事》第275页)

张兆栋见局势危急,派人“飞禀乞援。清廷接报,即派多隆阿、陶茂林率军前来“进剿”。回民义军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战斗,终因武器简陋、兵力单薄以及指挥上的失误,未能攻下凤翔城。但从陕、甘全局看,义军力量仍在壮大,且连连获胜:

1863年2月(同治二年正月)回军攻占固原城;
1863年9月(同治二年八月)回军又破平凉府城;
1863年11月(同治二年十月)回军再破宁夏府城;
1865年2月(同治四年正月)凉州城内回民起义;
1866年12月(同治五年11月)洮州厅城被回民攻占。

.....

1867年2月(同治六年元月),清廷为了镇压蓬勃发展的起义大军,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,督办陕西军务以挽救危局。

1868年10月4日(同治七年八月十九日),左宗棠离京西行。11月26日(十月十三日),到达西安。他的基本方针是“不令回捻合势”,“先捻后回”,各个击破!对回民起义军则采取“剿抚兼施”的策略。在残酷镇压的同时,分化瓦解,招而抚之。即所谓“剿到极处,故能议抚”。左宗棠的软硬两手策略,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到了1873年(同治十二年)才把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。回民群众惨遭杀戮或被迫流亡者难以数计!连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:“陕甘频年兵燹,孑遗仅存,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!”仅以陕西计,起义前回民有七、八十万,起义后仅余十之一二,其中留居西安省城的只有二、三万。而流亡到甘肃宁州、灵州、河州和湟沅等地的有五、六万人。

凤翔回民幸存者,多数被安置在甘肃省的平凉、秦安、张家川等地。其中以张家川的马麓、阎家、恭门、龙山镇以及川王、连五一带为数最多。笔者曾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作过短期的调查,这里的回族同胞“腔调”与陕西凤翔人完全相同,问及他们的祖籍,都自称是陕西凤翔人。他们念念不忘故土,把住地的村落都以家乡故地命名。如张家川的恭门镇即有“麻家崖”与“崔家凹”二地名,这是凤翔回民流亡到甘肃的明证。

如前所述,凤翔回民起义前六万三千多人,而现在的凤翔回民还不到四百人。过去有二十八坊,如今连二坊也没有!由此可见左宗棠屠杀镇压之惨烈!凤翔回民是在清政府民族歧视、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逼迫下,为了争取民族生存,为了反抗清政府的残酷屠杀而爆发的一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,一场正义的革命斗争!